

刻进时光里的稻草情

吴振伟

风掠过秋日的田野，卷起一缕缕干枯的稻草香。那一幕带着阳光与泥土的气息，总能轻易钻透时光的罅隙，将我拽回魂牵梦萦的童年。那些散落在田埂间、屋檐下的稻草，看似平凡，却裹着我纯粹的快乐，藏着父亲最深沉的爱，成了岁月里永不褪色的温柔记忆。

儿时的家清贫却温暖。没有琳琅满目的玩具，随处可见的稻草，成了生活里最贴心的宝贝。寒冬，晒干的稻草铺在木板床上，蓬松柔软，伴着一夜酣眠；平日，它变成结实的草绳，父亲用它捆起青菜萝卜，就连逢年过节买块肉，也用稻草细细裹着提回家。一根普通的稻草，在那些年月里，撑起生活的细碎美好，处处透着最质朴的烟火气。

父亲的手充满魔力，总能把不起眼的稻草变成我珍贵的“宝藏”。农闲时，他坐在院子里，指尖翻飞间，一只栩栩如生的稻草蚂蚱便跃然掌心；编一双小巧的草鞋，套在脚上踩在田埂咯吱作响；有时编个圆顶的稻草项圈戴在我脖子上，笑着说这是专属勋章。这些没花一分钱的玩具，承载着父亲笨拙又温柔的爱，是我童年最耀眼的星光。

稻谷将熟时，父亲会带着我去田边扎稻草人。他寻来竹竿交叉做骨，将稻草一捆捆缠上去，堆出身子臂膀，套上旧褂子，戴顶破草帽，用裹着石子的黑布点出眉眼。不过半天，一个憨态可掬的稻草人就立在稻田中央。风一吹，破衣袖轻轻摆动，像默默守田的农人。我总围着它蹦跳，给它递野花，靠着它软软的身子说话。它静静站在烈日与晚风里，守着整片稻田，也守着我童年的时光，那沉默安稳的模样，深深印在我脑海。

秋收是童年最浓的色彩。我爱跟在父亲身后，看他挥镰刀，汗珠顺脸颊滑落，砸进泥土。稻谷脱粒后，剩下的稻草被父亲扎好，垒成高高的圆草垛。那草垛是我的乐园。我爬上顶端迎着风蹦跳，脚下沙沙作响，像为快乐伴奏。不远处的稻草人静静伫立，风里的稻草香混着丰收气息，漫遍野。那一刻，只有无忧无虑的欢笑在回荡。

父亲一生与土地为伴，稻草是他种菜离不开的帮手。蔬菜成熟时，他蹲在菜地里，用稻草将青菜蒜苗一捆捆扎好。手法娴熟利落，他说，稻草捆菜要用心，扎太紧伤菜，太松散易散，做事都得拿捏分寸，读书也如此。我似懂非懂，看他专注的神情，只觉得话里藏着道理。

父亲文化不高，一辈子面朝黄土，却有着朴素的智慧与殷切期许。他常语重心长唤我乳名：“伟啊，你要好好读书，祖辈靠锄头太苦了，你要努力，把锄头扔掉，做个有文化、对国家有用的人。”没有华丽辞藻，简单一句话，饱含一位父亲最深的期盼。他把对生活的无奈、未来的向往，全寄托在我的读书路上。那些话像稻草一样朴实，却深深扎进我心里。

岁月匆匆，我一路求学，大学毕业后考上了公务员。把消息告诉父亲时，左邻右舍纷纷道贺，夸父亲有福气。父亲只是淡淡笑着，脸上没有过多欣喜，依旧忙着手里的农活。但我懂，我分明看到他眼底藏不住的笑意，看到他微微颤抖的指尖。他不善言辞，可那一刻，心里的欢喜远比任何人都浓烈，那是一生的期盼终于圆满。

如今，我早已离开家乡在异地工作。身边是城市的喧嚣，再也没有随处可见的稻草和田埂上的草垛，可那一缕稻草香始终萦绕心头。那些与稻草相关的时光，父亲用稻草编织的快乐，那些语重心长的叮嘱，都成了生命里最珍贵的记忆。

90后或许是最后一代童年没有手机的孩子。没有Wi-Fi，没有短视频，一根跳绳，几捆稻草，三五伙伴，就能在村里疯玩一天。如今孩子的快乐藏在屏幕里，看似热闹，却少了几分肆意。那时我们没有手机，却拥有整个世界；如今手机里什么都有，却装不下一个“完整”的童年。

稻草平凡，却默默奉献，一如父亲的爱，朴实无华却厚重深沉。时光流转，可那份藏在稻草里的童年欢乐，那份刻在心底的爱，永远不会褪色。

父亲的端午『首秀』

李光泽

在我的记忆里，年轻时的父亲，是不折不扣的运动狂人。

每天傍晚，下班铃一响，他便从车间骨干无缝切换成篮球场上意气风发的“飞人”。待到华灯初上，他总是裹挟着满身汗臭与一堆脏衣回家，心安理得地丢给母亲，还美其名曰：“我这可是为厂争光、为球拼命，累惨咯，动不了了，你帮我收拾下吧。”母亲佯装愤怒，拿指头戳他脑袋：“家务活你撒手不管，我还要天天帮你洗衣服，看我哪天把你这堆破烂扔出去！”话音未落，手上却已麻利地揉搓起那些污渍斑斑的衣物。

时光悠悠，岁月这“小贼”不知不觉带走了父亲的精气神。他不再是球场上风驰电掣的主力中锋了。也许是意识到青春的列车渐行渐远，父亲开始把目光投向烟火人间的小家。只是洗衣、扫地这类活，他仍抱着“老派”观念，大手一挥：“我可沾手。”唯有买菜做饭，被他视作新领域、新“战场”，可以操刀演练一番。

那年端午将至，街巷间粽香浮动，撩拨着父亲的兴致。他一时兴起，拍着胸脯向全家宣告：“今年端午，我包粽子给你们尝尝，保准比买得香！”

母亲一听，满是诧异。不待细问，父亲便风风火火奔赴菜市场。挑粽叶时，他举着叶片对着太阳光左瞧右看，还大声问摊主：“老板，你这叶子结实不？可别等我包好了馅料，在手里‘开膛破肚’，闹了笑话。”摊主被他逗笑，连连保证粽叶好使。

食材备齐，满满当当摆满一桌，父亲架势十足，活像即将指挥一场战役的将军。可真正上手，初次尝试的他立刻状况百出。洗粽叶时，他把粽叶一股脑丢进盆里，水花四溅，弄湿了母亲刚擦干净的桌面。母亲瞪他：“你这是包粽子还是闹水灾呢？”父亲嘿嘿憨笑，伸手去捞，叶片黏腻纠缠，怎么都洗不净。母亲在一旁打趣：“哟，咱家大厨，这是碰上硬茬啦？”父亲硬着脖子回：“别急，待会儿让你长长见识。”

包粽的精细活，更是难住了常年干粗活的父亲。他学着母亲的样子弯折粽叶，可柔韧的粽叶在他粗糙宽大的掌心格外倔强，怎么都拗不出个像样的漏斗状。父亲嘟囔：“这玩意儿咋不听活呢？”我在一旁调侃：“老爸，你这手是抓篮球的，拿捏不了这精细活儿。”父亲转头扔过来一个白眼。

好不容易折好了，填米时，米又像沙漏里的沙子簌簌滑落。父亲慌忙用手去捂，指尖、袖口、桌沿，处处散落着细碎的白米，狼狈又可爱。捆绳子时，要用力过猛扯断了，要么松松垮垮，没了正形。看得我和母亲笑得前仰后合。母亲笑着递给他毛巾：“别急，慢慢来，粽子又不会跑路，再试试。”

父亲深吸一口气，重新拿起粽叶。这次，他小心翼翼，一点点摆弄，那专注的神情，仿佛在雕琢一件绝世珍宝。终于，一个勉强能看出形状的粽子诞生了，他开心地举起来：“看，我说行吧。”

在母亲的辅助下，父亲渐入佳境，包出的粽子有了些许模样。下锅煮粽子时，父亲不停地在厨房踱步，满心期待又坐立难安。一会儿揭开锅盖瞅瞅，滚烫的水汽喷得他连连后退，却又不甘心再次凑近，小声念叨：“咋还不熟，可千万别煮成夹生的呀。”

漫长的等待过后，粽子出锅。揭开锅盖，满屋子都是粽香味。瞅着锅里大小不一、造型各异、略显笨拙的粽子，母亲笑着直摇头。父亲不好意思地搓了搓手，催促我们趁热品尝。我咬了一口，看着父亲紧张又期待的样子，故意皱皱眉头。父亲的眼神瞬间黯淡了下来，我忙笑道：“老爸，超好吃。我都想把舌头一起吞下去。”母亲也跟着点头，父亲这才喜笑颜开，挠挠头，脸上的褶子都透着得意：“那可，也不看看是谁的手艺。”

曾经球场上的飞驰身影，如今在厨房这片烟火天地里笨拙摸索。父亲的端午“首秀”，满是磕绊与笑料，却也晕染着岁月沉淀下的温情，把平凡日子烹出了别样的香甜。

属『土』的父亲

何东平

父亲是20世纪30年代生人，因爷爷奶奶早逝，并不知道出生的具体年月。旁人问他：“你是属什么的？”他总是正正经经地答：“属土的！”旁人不解，他却满脸真诚。

许多年后我才懂得，父亲说自己属“土”，是因为他对土地爱得深沉，更因为他有着土地般质朴的品格。

父亲幼年家贫，爷爷奶奶贫病离世后，尚未成年的他和伯父相依为命。为了活下去，年幼的他只好去煤窑挖煤，后来又去杂货店当学徒。

但他深爱这片土地呀！临走时，他找来一个瓦盆装满土，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家乡。

公私合营后，父亲成为国营供销社干部，从普通职员做到区供销社主任。无论走到哪里，他都要带上那盆从老家挖来的土，并添加一把工作所在地的土——黄的、红的，沙土、黏土，他称之为“金不换”，置放在宿舍醒目处。

父亲常说：“土壤是地球的皮肤，有了它，万物才能繁衍生息。人没有理由不热爱土地。”他在入党申请书上写道：“我爱脚下的土地，更爱它低调、博大、奉献的品格……我要像土地那样默默奉献，为党和人民忘我工作。”

身为干部，父亲却有着地道农民的模样。那时供销社经常下乡，父亲总是身穿粗布衣，脚踩麻线草鞋，头戴草帽，挑着货担或背着背篓，在崎岖山路上奔波。夏晒脱皮，冬结寒霜，他都未曾停步。看到城乡物资流通顺畅，群众生产生活方便，他便露出欣慰的笑容。

下乡时，他有两件宝贝：一把小锄头，一个小饭盒。小锄头用来查看墒情，扶起倒伏的禾苗，或归拢动物粪便施到地里。他说：“地养人，人养地。你善待土地，它就倾情回报你。”小饭盒里则装着馒头、苞米菜饭或土豆红苕，配上一二咸菜。中午向老乡要口热水，吃完就赶路，从不逗留。

老乡们见他辛苦，常挽留吃饭，父亲一概谢绝。一位老农对我说：“要想留你父亲吃顿饭，比登天还难！一次我炖了腊肉想慰劳他，拉扯中把他的袖子都扯破了，还是让他跑掉了！”事后我问父亲，他正色道：“吃饭这事不简单！吃了一次就有第二次，吃了这家还有那家，久了就刹不住车，还会把风气搞坏。所以，我从不吃请！”

有一年家乡闹旱灾，禾苗干枯。父亲带着职工和社员挑水浇地，却是杯水车薪。有人建议打水车抽水，可生产队木材不够。父亲当机立断，捐出供销社准备添置货架的木材，连夜制成两架龙骨抽水车。清河水流入干涸田地，禾苗重焕生机。

那年粮食保住了，蔬菜却绝收。父亲带人开荒种菜，房前屋后、田埂地沿见缝插针，种满了南瓜、扁豆、白菜。他一有空就下地劳作，蔬菜丰收后，不仅自给自足，还送给了兄弟单位。

收获尾声，父亲吩咐：“不要摘完了，留一些在地里吧！”众人不解，他说：“这地辛苦一年，留点果实陪陪它，也让它解解馋、肥肥地。”

如今，父亲离开我们已30年。我常抓起一把家乡湿润的黄黏土揉搓，似有暖流注入心田。岁月流逝，让我真正读懂了父亲为何“属土”。他与土地有着割舍不断的情缘，一生像土地那样平凡质朴、默默奉献，做着自己该做的事，年年岁岁，岁岁年年。



扫一扫 听一听

怀念父亲

陈军

那个寒冷的冬日，父亲在我的臂弯里，平静地、永远地阖上了眼睛。那一刻，窗外的节庆喧嚷仿佛瞬间退潮，世界只剩下无边的静默。

他出生在20世纪20年代末一座古老的南方小城，是家中诸多子女之一。作为穿越了近一个世纪的老人，他见证了山河破碎、家道中落的风雨飘摇，也亲历了新时代的诞生。他将自己最宝贵的年华，投入到了那片土地的建设中去，最终也分享了一个国家从贫弱走向富强的荣光。

上世纪50年代初，他考入银行干训班，结业后即被分配到湖北山区的一个小县。此后近四十年光阴，他辗转于各个乡镇的营业所，从农货员到主办会计，将整个职业生涯深深扎根在偏远的乡村金融土壤里。拨算盘，对账目，写报表，这些琐碎枯燥的工作构成了他生活的全部韵律。“名利从来很淡然，艰难岁月志弥坚。算盘与我情同笃，相伴耕耘四十年。”这首他退休时所写的诗，便是他一生最贴切的注脚——在清脆的算珠声里，他将对国家与农民的责任，拨进了每一个平凡的日子。

他为人正直，名字里就带着一个“正”字，仿佛是他一生的信条。经他手的账目，繁杂如山，却始终清晰如镜，分毫不差。无数个深夜，我们已沉入梦乡，唯见他屋里的灯还亮着，映着伏案的身影。直至鸡鸣，那份在平凡岗位上的极致专注与恪尽职守，是他无言中传授给我们最重要的一课。

他对我们要求严格。自幼，他便用古老的故事告诫我们诚信的意义。记得儿时一次意外受伤，回到家，他首先严肃审视的是我自身是否有错，而非急于责怪他人。他极爱书，家里最珍贵的财产便是几个满满的书架。从我们识字起，他便要求背诵诗词古文，自己更是身体力行。尽管工作繁忙，他心底始终栖居着诗情。直到退休后，这才真正得以释放，参加了诗社，创作了数百首诗稿，那些发黄的书页与手稿，至今仍妥帖地放在柜中，弥漫着时光与墨香。

他的仁爱，绵长而深厚。早年在外，他每月都会从微薄的薪水里省出一份，寄给远方的母亲与求学的弟弟。每年一次寥寥数日的探亲路，在交通不便的年代，需舟车辗转，风尘仆仆。待他将祖母接到身边奉养，直至老人九十七岁高龄离世，他悲痛赋诗：“慈母恩情似海深，惊闻病鹤泪沾襟。弥留犹念儿寒暖，罄笔难书爱子心。”诗句背后，是儿子无法回报的痛楚与追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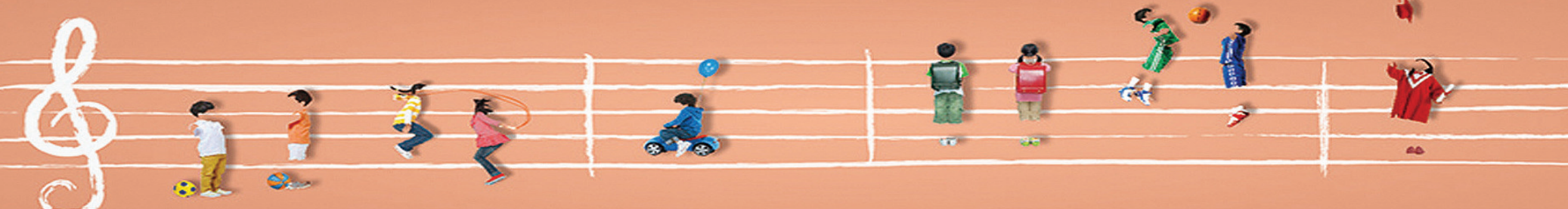
这份爱，同样毫无保留地倾注于我们。晚年，无论我们何时归家，他总会早早等在车站。见到我们的那一刻，他眼中焕发的神采，胜过千言万语。而每一次离别，他与母亲总会站在路口，目送我们远去，走了很远回头，那两道身影依然伫立原处，目光始终温柔地追随着，直到拐角隔断视线，常常让我视线模糊。

“前半生清贫不忘克己复礼，后半生富有谨记栖身正道。”亲友的这句话，是他一生的写照。幼时，他牵着我们的手，走过故乡的石板路；长大后，他用文弱却坚韧的肩，为我们遮蔽风雨。他一副眼镜戴了二十几年，一双皮鞋穿到泛白也会舍不得换。他用最朴素的节俭与最丰沛的诗书，构筑了我们最初的精神家园。

父爱如山，静默而深沉。如今，他长眠于那片他耕耘奉献了一生的土地之下。青山苍翠，绿水长流。只是，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的怅惘，从此与故乡的山水融为一体，成为生命里永恒的底色。



用健康成长 创作我们的时代主旋律



我去上学校，天天不迟到